

陳良夫專輯

近代名家经验选编

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

陈良夫专辑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 编
浙江省嘉善县卫生局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

陈良夫专辑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
浙江省嘉善县卫生局 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10号)

青 岛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 $\frac{1}{8}$ 印张 112千字

198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8,200

统一书号：14048·4251 定价：0.54元

编写说明

一、陈良夫系近代名医，浙、苏、沪一带颇负声誉。惜生前诊务繁忙，无暇著作，仅存《颍川医案》十余册及部分门诊处方录，为门人孙凤翎、徐石年、陈昌年等随诊记录，抄传已久。部分医案由秦伯未先生收入《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一书中。陈氏行医三十余年，门墙桃李，代有传人，其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对后世有着一定的影响。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整理总结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和嘉善县卫生局共同对陈良夫学术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二、在整编过程中，我们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力求客观、准确、科学地反映出陈氏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重点突出陈氏的学术特点和规律性的东西。

三、本辑内容分陈氏生平事迹和学术源流；陈氏学术思想探讨；治疗经验选介；医论拾要和医案选编五部分。其中“医论拾要”系将陈氏临证医案中的一些见解原文摘辑而成，以冀前后联系、相互印证，使之更能体现其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医案选编”一百余例，每一案后，扼要以按语形式附以编写者的初步体会和看法，尚很粗浅，仅供阅读原案时参考。

四、本辑由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文献组和嘉善县卫生局《陈良夫学术经验整理小组》陈可南、徐涌浩、张家骥、熊国治、吕直等医师参加整理编写。限于我们的水平，尚不能

将陈氏的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全面地反映出来，其中某些片面认识以至错误之处，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
浙江省嘉善县卫生局**

一九八〇年十月

目 录

陈氏生平和学术源流

生平简介.....(1)

学术源流.....(2)

学术思想探讨

对阴阳学说的认识和应用.....(4)

阐病论治 悉本脏腑.....(6)

经纬并用 相辅相成.....(9)

论痰别具一格.....(11)

“阴精所奉其人寿” 治病注重养阴.....(13)

治疗经验选介

治疗温病的经验.....(23)

治疗肝病的经验.....(35)

治疗痢疾的经验.....(40)

治疗泄泻的经验.....(43)

治疗不寐的经验.....(46)

医论拾要

论温热病.....(49)

论伏邪.....(49)

论温病夹痰.....(50)

论肝病.....(51)

论痢症.....(52)

论肿胀.....(53)

血症小议.....(54)

论不寐.....(55)

二便不通从肝治·····(56)

医案辩论·····(56)

医案选编

风 温·····(58)

春 温·····(62)

春温发斑·····(66)

暑 湿·····(67)

湿 温·····(68)

秋 燥·····(74)

温病夹症·····(75)

痢 疾·····(82)

泄 泻·····(96)

胃脘痛 ·····(102)

呃 逆 ·····(107)

郁 症 ·····(110)

肿 胀 ·····(111)

眩 晕 ·····(118)

耳 鸣 ·····(123)

不 寐 ·····(125)

厥 症 ·····(130)

类 中 ·····(131)

风淫四末 ·····(135)

麻 木 ·····(136)

咳 嗽 ·····(137)

咳 喘 ·····(143)

血 症 ·····(146)

虚 损 ·····(153)

陈氏生平和学术源流

生平简介

先生姓陈，名士楷，字良夫，自号静庵。世居浙江嘉善县魏塘镇。生于清·同治八年十月四日，卒于民国九年十二月七日(公元1868~1920)，终年五十有二。祖锡光，父仪吉，均从事教育工作，亦知医理。陈氏少怀远志，读书颖悟，学以勤奋，每至半夜方休。清·光绪十三年(十九岁)中秀才，后弃儒习医，从同邑名医吴树人先生游。树人先生勉以良医功同良相，仁人即是济世，授以祖师张希白、吴云峰等著作。陈氏皆亲自抄录，朝夕诵读。更能博览吴氏藏本，以致于《内经》、《难经》、《伤寒》、《金匱》等经典深得奥旨；对刘、张、李、朱四家学说融会贯通，颇为推崇。在随诊之际，手录树人先生《延陵医案》数册，时时温习，探其精微。悬壶不久，已峥嵘露头角，声名日噪，求治者踵趾相接。远近慕名而来延请者，以嘉兴、平湖、金山、上海等地为多。其审证立方，每有独到之处，逢会诊，同道必推其执笔，陈氏才思敏捷，长篇累牍，一挥而就。述病因、阐病机，引经据典；立治法、选药方，贴切攸当，且文字通达，为病家所称道。复诊时，出示原方，密点双圈，几乎通篇皆是，传为美谈。

陈氏行医三十年，名盛当时。惜生前诊务繁忙，未暇著作，所遗《颍川医案》十二册，为门人孙凤翎、徐石年、陈昌年等随诊记录，后由其子陈可南整理而保存至今。其中部

分医案收入秦伯未先生《清代名医医案精华》。解放后，中医学院教材亦有采用先生医案。前浙江中医专科学校校长范耀雯先生曾为其亲笔品题“国医导师”四字，评价甚高。

陈氏是一位学验俱丰，有较高造诣的一代名医。生前宿愿，满拟利用晚年，把一生经验毕诸于书，不幸患病，未竟其志而逝。但其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通过门人及后世医家，流传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学 术 源 流

陈氏学验俱丰，名噪当时，除了本人刻苦钻研，笃于实践外，与其学有渊源，师出名门也是分不开的。陈氏受业于同邑名医吴树人。树人师承家学，父云峰之师张希白及祖师陆兰坡等均为清代沪浙一带医林中俊才。

张希白，名仁锡，清·嘉庆、道光时人。原籍江苏青浦，后定居嘉善魏塘镇行医。精于诊切，著有《夺锦琐言》、《药性蒙求》、《痢症汇参》、《医案》、《医论》等书。

吴云峰，嘉善魏塘人。医学深邃，弱冠从七汇张希白游，尽得其传。长于杂证，且颇有研究，著有《证治心得》十二卷刊行，嘉属一带为医者，治杂病咸宗其法。

吴树人，云峰先生冢子也。幼承家学，医理通达，经验丰富，名驰浙苏沪一带。青浦名医陈莲舫甚为推重，尝与嘉善来求治者云：“嘉善有吴树人先生在，富有学识经验，不必舍近而图远”。云峰先生《证治心得》一书，树人与两弟（调卿、寿田）均悉心参订。

陈良夫先生为树人先生之高足。长于时症，亦擅调理。对太夫子吴云峰《证治心得》一书，用力最勤，深有所悟。

以为此书精于杂证一门，搜罗丰富，取材精当，尝嘱其门人曰：“如能精读此书，胜读他书数十部，杂证治法，得其要矣。”故陈氏临证得力于此书者颇多。吴云峰在《证治心得》一书自序中说：“此书意旨半出古人，间有张师（编者按：即张希白）论说及半生临证所得，为之补缀成此”。吴云峰在序中指出：“七情六气为杂证所必兼”。这一学术思想对陈氏影响尤大，其治疗杂病，极重视七情六气，对杂病中之肝病，更为擅长。此皆与师承渊源有关。

至于温病时邪，陈氏则推崇叶、薛、吴、王诸家，对其著作，朝研夕览。尝谓其门人曰：“《内经》之营卫气血，言其体则为气血，言其用则为营卫。叶氏之营卫气血乃列其证、言其位也，治法不外乎宣通表里、分达三焦，以引邪外出。”可谓得其奥旨，要言不烦。

其用药以轻灵、清凉见长。盖谓辨证正确，方药贴切，轻剂同样取效，且少流弊。以其受河间“主火”、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思想影响，临证又以温热病症晚期病人为多，故用药偏于清凉。在杂病调理证中主张以薄味调养胃阴为主，其弟子受其熏陶，亦善用清凉养阴之品，因此在当地被同道誉为“养阴派”。

陈氏门人弟子，先后近三十人，桃李成荫，遍于浙沪一带，传其衣钵，亦有声于时。门人孙凤翎，曾参与《证治心得》付梓时的整理校对工作；侄陈昌年，尽得其传，年岁尚青，医名即盛，亦以时症及肝病见长，行医近六十年，为嘉善近代医林之耆英，解放后，在党的中医政策的鼓舞下，晚年承办中医学徒班，使陈氏医脉代有传人，为继承、发展中医事业作出贡献。

学术思想探讨

对阴阳学说的认识和应用

阴阳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贯串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历来奉为医学之圭臬。陈氏不仅能正确理解这一学说之精神，用来阐明人体生理和病理，且能深刻地洞悉其变化规律，用以指导临床辨证和治疗用药。兹就其对阴阳学说的认识和应用，探讨如下：

1. “阴阳本相抱而不离”，两者互为其根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内经》阴阳相互关系的基本规律。陈氏在实践中加深了对这一规律的认识，他认为阴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任何一方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各自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所以他形象地说：“人之阴阳，本相抱而不离”，“阴欲下脱，阳上吸之则不脱；阳欲上浮，阴下涵之则不浮。”同时又指出：“人之阴阳本互为其根。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之与阳，宜相济而不宜相胜……”；“人生阴阳本互相为用，阳主护外，阴主荣内。阳即气也，阴即血也。”因此在论述病理时，陈氏也从阴阳失去相对平衡上着眼，认为“阴不足则阳上升而致病，阳不足则阴内胜而致病。”“阴与阳宜相济，而不宜相胜，若稍有偏胜，变端即由是而生。”“阴亏不能涵阳，则阳上升而无制；阳虚不能化阴，则阴盛而生寒……”指出阴阳某一方面的偏衰、偏胜是导致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内经》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陈氏能把握住“阴阳相抱而不离”的关系，并清楚认识到阴阳的偏胜偏衰，即阴阳平衡的失调是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亦就把握了阴阳学说之核心，可谓得其要领。

2. 辨阴阳洞察入微，从抽象到具体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陈氏在临床中不停留于阴阳一般的泛泛之说，而是明辨入微，化抽象为具体。

如对阳之辨析，分表阳、中阳、真阳。他说：“人之阳气，约分三种，卫护于肌表者，谓之表阳；健运于中州者，谓之中阳；内寓于肾脏者，谓之真阳。”还指出“在表之阳，肺气所主；胃中之阳，应乎卫外；在里之阳，脾肾所司，所以互相承继而运行不息者也。”

对阴之辨析，他说：“津、精、汗、血、液，诸般灵物皆属阴。”“肺胃之阴，津液也；心脾之阴，血脉也；肝肾之阴，真精也。”从脏腑上把阴阳具体化。

“风与火皆属阳邪，水与湿悉为阴邪。”此从邪气方面把阴阳具体化。

“言其体则曰气血，言其用则曰营卫。故气属阳，所以完我之神者也；血属阴，所以造我之形者也。”此从营、卫、气、血上把阴阳具体化。

陈氏认为辨证之时，不能停留在笼统阴证、阳证之辨，治疗不能停留在单纯阳证用阴药，阴证用阳药的阶段上，必须进一步辨清脏腑、气血、寒热、虚实之阴阳，方能做到深中肯綮。虽皆是阳虚、阴虚，但由于脏腑不同，投药迥异，如说：“肺胃之阴，津液也，非清润无以复已耗之液；肝肾之阴，精血也，非滋腻无以救内损之精。”明确指出了同是

阴虚，而用药也有所不同，寥寥数语，透彻入微。

总观陈氏留下的大量医案中，清楚地看到阴阳学说象一条主线贯彻在他辨证论治的整个过程，从察病探因，到析理论治，无不寓阴阳在其内。对阴阳学说洞悉其奥，娴熟其用，这是其学术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

阐病论治 悉本脏腑

脏腑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精髓，也是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

陈氏认为，无论内伤、外感或六经、八纲，最终都离不开脏腑病变。在外感温热病中，陈氏能把脏腑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渗透、贴合在一起，纵横交错，经纬并用。在内伤杂病中，对各脏腑皆有较深刻的阐述和独到的发挥。

1. 土贯五行，发育万物，人以胃气为养

《素问·太阴阳明论》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灵枢经·五味篇》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进一步阐述说：“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陈氏继承了《内经》的思想和李东垣学说，提出“土贯五行，发育万物”的论点。他说：“土贯五行，发育万物，东垣专主治脾，以培后天根本。诚以人之真气，出于中焦。若脾土痿弱，则食易滞，湿易聚，分利无权，而中州之关键为之不利。故治之者，首在运中升阳，以培根底。”认为“人之正气，出于中焦”全赖于脾，盖“饮食之精气，得脾气以鼓运，即成生生之气”。寥寥数语，精辟地阐述了“脾为气血之源”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陈氏又

认为土之所以贯五行而育万物，除了“气血之源”外，还和脾胃居于中焦，为升降之枢纽，出入之主司所分不开的。故他亦推崇叶天士有关脾胃学说，认为：“脾胃虽同属‘仓廩’，但其性各异，脾为太阴之脏，恶湿喜燥。燥则脾之清阳之气上升以煦心肺，心肺和煦则下济肝肾，所以脾宜升则健。胃为阳明之腑，恶燥喜润，润则胃之浊阴下降以滋肝肾，所以胃宜降则和。一升一降，一纳一运，相互为用，为后天之本。”正由于升则使水谷精微上输心肺，降则下滋肝肾；入则运化水湿，下输膀胱，出则敷布四肢，充养肌肉，才能达到“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的目的。我们认为陈氏阐述脾胃的功能透彻入微，实寓有对立、统一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对脾与湿、痰及肿满等一系列病理变化的关系阐述也颇深刻。如“脾属太阴，为积湿之乡，湿盛则生痰，痰多则滞气”。“痰湿素盛，中焦之运失其常度，遂致湿从内积，郁久为痰，升降表里之气，均被阻滞。或凝聚而失达，则为胀满；或攻冲而上逆，则为泛恶。甚至中宫阳气不能敷布于四肢，则为浮肿。”在治疗上，推崇东垣之补中益气是“升阳泄浊”，主张“当其痰湿内滞，脾运不健，不得不暂用温运以冀蕴邪之走化。”因此治脾多用甘温辛燥之品，而少用滋腻。盖脾喜燥、主升、主运，辛开之品主通，温燥之药属阳，足见其深谙治脾之理。

对胃的认识上，本前人“人之气阴，依胃为养”的见解，在治疗上确立了“薄味调养”的原则。他说：“人之气阴，以胃为养，气足则神完，阴充则形盛。”强调“四时百病以胃气为本”。不能一见气阴不足之病人，就动辄大补其气血，也不能图一时之快而恣用苦寒、滋腻以治温热。陈氏对内伤杂病或外感热病之气阴不足者，不急于重剂益气补阴，总是主张当顾其生气阴之源头。因胃为津液之本，若胃液、胃气得

常，则已伤之气、已耗之津自生。若不顾其胃，而徒补其阴，则阴柔滋腻必碍胃滞化。由此陈氏必着眼于“薄味调养”，取甘寒凉润，气味和平者，能使胃津充沛，胃气得养，俾使“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可谓深得治本之意也。如其治疗金男赤白痢（见医案选编·痢疾），气阴两亏证，陈氏接手后，一不用苦寒清肠以败其胃，二不用香燥利气重伤其阴，三不用破积导滞之品再耗其气，而是以养胃为本，兼用化浊清肠之品，先后数诊终收大效。又如治疗朱男，痢后便溏（见医案选编·泄泻），脾气胃液耗损，湿热余邪滞而不化，后天生生之机匮乏，当此之时，用药十分不易。稍寒凉则脾气不耐，若稍辛香则胃液不济，若稍补益则滞中宫，动辄掣肘。对此，陈氏遵循“人之气阴，依胃为养”的原则，坚持“薄味调养”，扶养胃阴为主，用药不刚不燥，不滋不腻。正如其所说的：“能得胃气充旺，后天化源不绝，则五脏自有相生之妙。”若无丰富的临床经验，岂有此真知灼见。

综合上述，陈氏阐述脾胃切于经旨，对于后世医家之论，撷取所长，既不泥于东垣，也不偏于天士。其丰富实践经验更值得学习。

2. 肺为娇脏，宜清宜润

陈氏认为，在五脏之中，肺脏最娇。娇者，柔嫩而弱，故有“柔金”之称。“柔金”的生理、病理因素，从陈氏的论述中大体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1）和肺之地位有关：肺居上焦，素有“华盖”之称，开窍于鼻，通咽喉，外合皮毛。这就使外感之邪，皆可从口鼻、皮毛而侵于肺。

（2）和肺主清肃而司呼吸有关：肺乃清虚之脏，吸清吐浊，故不耐寒热。“形寒饮冷”固然可以伤肺，但火、热之气

更易灼肺。因肺喜清肃而恶燥热，《内经》有“燥胜则干”之说。且人身之肺叶宜清、宜润，肺叶之清润又全赖阴之濡养，肺叶失濡则清肃无权，“柔金”萎而不振矣。

(3) 和心肝之火易上亢有关：肺为柔金，最畏者火。心为火主，肝为火母，心肝之火有升无降，则柔金必受其害，故有“金受火刑”之说。且足厥阴肝经之脉贯膈络肺，若肝郁化火，循经上行则必灼肺伤阴，出现胸胁作痛，咳嗽咯血，易怒烦热之证。陈氏称之为“肝升太过，肺降不及”，造成刚者益刚，而柔者益柔的局面。

兹上所述，陈氏对肺的认识在病理上突出“娇”、“柔”二字，治疗提出宜清、宜润的原则。在具体环节上强调“欲保其金，当清其火”；“欲平其肝，当益其阴”；用药则远宗仲景之麦门冬汤，近师嘉言之清燥救肺汤，以甘寒濡润，清肺、养金、化痰，或佐咸寒以滋水潜阳，冀其达到“肺降有权，肝升有制”，“火得水涵”而金则安之目的。

经纬并用 相辅相成

陈氏在外感温热病的辨证上，不囿于天士之说，而是把脏腑与卫气营血辨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脏腑为经，以卫气营血为纬，经纬并用，相辅相成，起到相得益彰之妙。

1. 邪在卫、气，辨证突出肺胃

卫分、气分、是外感温热病的初期和中期。陈氏认为“温热之为病也，要不离乎肺胃……”。卫分阶段即病之初期，和肺最为相关。盖肺主皮毛，开窍于鼻，上通于咽喉，而温邪之来，其途径则非皮毛，即是口鼻。皮毛、口鼻受邪，肺安得不受，故陈氏论温病以肺为第一要着，这和叶天士“温

邪上受，首先犯肺”的观点是并行不悖的。病至气分阶段，即从初期到中期，则和“胃”相关。因为胃为“五脏六腑之海”，“蕴热之乡”，“为诸邪之所归”，从卫分至气分，多见邪热不退，壮热烦渴之证，且正之与邪相争，全赖水谷津液，胃乃水谷津液之源泉，故病在气分，胃热炽盛，则是外感温热病之极期。正邪交争亢盛之时，治之当与不当，关系到病之转归、邪之进退。故陈氏论温病，对胃之辨析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治疗上，他强调当乘胃气尚旺，正气抗邪之时，倾其全力或大剂辛寒清解，或大剂荡热通腑……。即使到了气营两燔之时，也重用大剂透热转气之品，使热邪开达，转出气分而清解，即所谓“营分伏邪必假道气分而外出”。

2. 邪在营、血，辨证突出心、肝

陈氏认为温热病邪进入营、血阶段，不离心和肝的病理变化。盖心主神明、主血脉；肝主一身之筋。邪热气分不解则侵入营分，蒸迫神明。“营气通于心”，营热扰及心神，则出现心烦、躁扰，甚或谵语、昏迷等一系列神志异常的症状。心开窍于舌，热入营分则心阴被灼而舌呈红绛。心主血脉，营热走窜血络则斑疹隐现，成片成点。肝主筋脉，邪热深重，内陷厥阴，则肝风引动，筋膜挛急，以致手足抽搐，口噤项强。因此陈氏在临床上往往把心和肝的辨证与营、血的辨证有机地渗化在一起。

综上所述，陈氏把脏腑学说和温热病辨证紧密结合起来，提示我们，脏腑学说是临证之基础，内伤杂病固然如此，外感病也未尝不是这样。把脏腑辨证局限在杂病的诊治上是片面的。离开了脏腑辨证，谈温热病的辨证论治，也是不够全面的。且卫气营血的辨证是温热病辨证的方法之一，但仅凭卫气营血辨证，不能阐明一切外感温热病的变化，必